

## 入行论第172课

我们继续学习《入行论》。前面观察了分支具有身体和分支相联之身，这些已经讲完了。

子二、破与支分不相联之身：

手等外无他，云何有彼身？

在手脚等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身体可以得到的缘故。为什么说在分支之外，会存在一个实有的身体呢？

观察的方式有两个。第一个是和分支相联，前面已经观察了，和分支相联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讲完了。第二个是和分支不相联，会不会有身体的存在呢？

前面我们讲过，有些人也许会有这种执著。另外，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提前就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堵死了。这种不可能存在实有的身体，那种也不存在实有的身体。在心中把所有产生实有执著身体的可能性破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彻底地决定实有的身体的的确确是不存在的。

这里讲了和分支不相联的身体，就是“手等外无他”。众生除了在分支中安立身体，在分支之外，不可能安立所谓实有身体的存在。打个比喻讲，就像我们安立车的概念。在零件上面安立车，还是和零件无关，在零件之外安立车呢？我们说，必须是在零件上安立车的概念。这堆零件在这里，说这不是车，那除了零件之外，哪里还有我们执著的实有车存在？根本不可能有。

如果手脚、头等上面没有身体，那在“手等外”也绝对不可能有其

他身体的存在，所以“云何有彼身”。怎么可能在身体之外，还有实有身体的存在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一般的众生不会在这上面执著有一个实有身体存在，所以也不用过多地分析。这个问题比较简单。

## 癸二、身执说为迷乱：

前面我们讲科判意思的时候讲到，一个是对境，一个是能境。“身执”的“执”，是从心的角度来讲。因为只有心才有执著的能力，所以“身执”就是讲我们对身体执著的心态。

把身体执为实有，实际上是一种迷乱的心态。我们认为存在实有的身体，寂天菩萨说，这种心的状态就是一种迷乱的状态。本来没有的，本来不是的，我们认为有认为是，这就是颠倒的迷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执著有身体存在的心态是一种迷乱。

如果不是迷乱，执著和对境应该相合，对境怎么样，我的心也如是认知，这是正常的心。虽然我们的心这样执著，但是对境并没有我们所执著的状态，这就是一种迷乱。比如说，前面有一朵蓝色的花。这朵蓝色的花存在，我的眼识也取到了蓝色的花，蓝色的花和取蓝色花的眼识，两者是对等的，这是正常的心态。如果外面的花是蓝色的，而我看到它是黄色的，这样所看到的和对境不相合，这叫迷乱。本来没有实有的身体，我执著有一个实有的身体存在，这就叫迷乱。很多时候，众生都处在迷乱的状态。像执著有身体存在、执著有我存在等等，都是一种迷乱的状态。

真正来讲，一切万法的本性是无自性的、空性，以及进一步一切万法光明的智慧，就是如理如实存在的状态。我们的内心如果和它

相应，就是正常的心识；如果不相应，就是迷乱的心识。对于佛陀，一切的法界如是如是的存在，佛陀如是如是的照见，这是最正常的心智。菩萨入定、出定位的时候，虽然有一部分稍微有一点迷乱，但是一部分是正常的。凡夫人恒时处在迷乱的状态。

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想遣除迷乱，首先认识到我们自己处在迷乱当中是很重要的。以前有一个比喻，一个老太太总是怀疑儿媳给她做的饭里有很多毛发。她觉得：“我儿子出去了，儿媳给我做饭的时候，老是在饭里放脏东西，放很多毛发。”所以她对儿媳特别不好，觉得儿媳在害她。其实并不是儿媳在她的碗里放毛发，而是她的眼睛有病了。我们说她有眼翳（现在来讲是飞蚊症，或者看到很多毛发）。

眼睛有病的时候，看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东西。有眼翳的人看一个碗：这里怎么装了这么多的毛发？正常眼根的人看了说，哪有毛发？干干净净的，啥都没有。他所看到的状态，实际上是处于眼睛有病的状态，这就是迷乱的。因此，如果要让他去治病，首先要让他知道这是没有的，只是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。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他才愿意去对治。通过很多次的验证之后，他知道的的确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，然后才愿意配合医生吃药，去治疗。这才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。

所以我们要从迷乱的状态当中出离，也是佛菩萨首先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、感觉到的，认为正确的这一切，都是处于迷乱的状态。我们认为身体是清净的，一切都是实有存在的，不是空性的，这些都是迷乱。通过很多的理证、比喻、观察，以及前面所讲的这么多理证，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认为实有的这一切都是错误

的，我们的执著是迷乱的执著。

当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，才愿意去分析为什么会这样。其实是内心中有执著。怎样去对治呢？就是观察对境。观察我们所执著的实有的身体，其实并不实有。因为对境和自己的心识之间，有一种特殊的联系。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执著身体是实有的？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我们的心才会这样安立，才会这样执著。

要打破这样的状态，需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去观察所谓实有的身体到底是不是实有的？通过很多理论观察，身体其实不是实有的，是虚幻的，没有实有的身体。当知道对境无实有的时候，我们执著它实有的心态也就放松了，不会再执著它是实有了。

就像前面打的比喻，黄昏的时候把一条绳子看成蛇，我们对这条所谓的蛇产生了很大的恐怖。因为这时候心中认为它是蛇，我看到的对境也是一条蛇，心和对境是相联的。那怎样才能把蛇的恐怖消灭呢？我们用一盏灯去照，看清楚的时候，这其实是一条花绳，根本不是蛇，是我看错了。所以当对境蛇的影像隐没了，对境绳子的像显现了，心识了知这是一条绳子的时候，就可以去掉对蛇的执著。

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现量见到一切万法的空性，但是要通过观察分析，来知道我们所执著的身体、万法都不是实有的，是虚假的、如梦如幻的。知道之后，对一切万法空性、心识无自性的法，我们就愿意去修。

就像我们服药一样，按照医生的嘱咐怎么吃药，怎样注意，每天吃几次药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必须要避免什么行为。他按照医嘱服

药，这一切都做了之后，眼睛的病就慢慢趋于好转，过段时间就趋于正常。

我们也是一样的。首先告诉我们这是药方，比如一切万法的空性这个药方。然后上师说拿到药方之后，你要去服药。要去观修，每天几座。就像医生说，这个药每天吃三次，吃四次。上师说你每天要打坐，要打坐观三次、观四次，去实修。在起座之后，你还要注意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比如你不能去做犯戒的事情，其他伤害众生的事情都要避免。平时你要多发善心。就像医生告诉你，你要保暖等等。把该吃的药吃了，该避免的避免了，该做的顺缘做了，这时候你的病就会好。上师告诉我们，法要这样修。修的过程中，你必须要避免这些不能做的事情，必须要做那些有益的事情。

当我们按照每天几座去实修，修完之后，内心当中实执的病就相应的越来越轻。当修到一定的时候，就像如果药的力量很大，病的力量很小，一下子就可以让病痊愈了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证悟一切万法的空性，这和治病是一个道理。

医生告诉我们，你的病是怎样的，药方是什么，要怎样去服药，怎样避免它的违缘，怎样创造它的顺缘，需要多长的时间。你的病比较严重，可能吃几副药还不行，要吃三、四个月的药，慢慢才有效果。这就相当于上师、寂天菩萨告诉我们，现在你的实执很严重，你修三、四年可能不行，就像慢性病，必须要长时间的修行，修到一定的量。

告诉我们的病很严重，要吃很长时间的药，是要给我们树立耐心。有时候吃了一两副药，没有用，干脆就换医生了，换药了，这样

对自己毫无用处。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，这个法搞一两天，不行，又换另外一个法；那个法再搞一两天，又换另外一个法。并不是法没有效果，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经常性地修持。

除了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再也没有可以对治我们烦恼的方法。所以法没有问题，上师也没有问题，关键是我们修行的时候，缺少耐性，修了几天觉得没有效果，马上就想换。我们治病都没有那么简单，更何况是要对治相续当中这么严重、稳固的习气。如果没有一点耐心和信心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修成的。

不仅空性的教法是这样的，其他比如四加行，修无常好像修行一段时间，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。要产生感受，要产生作用，除了所缘的法要正确，时间或者精进也是很关键的。以前堪布慈诚罗珠也讲过，如果我们所修的法是正确的，修了很长时间没有相应，可能是因为缺少福德资粮，缺少忏罪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积累资粮，必须要忏罪。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刻意地经常性忏悔，去积累资粮，再辅观修，这时候我们的修法就会有所改观。这里面有很多因缘，如果缺少一两种，修法要得到感应，就比较困难。

因此我们要观察，我们到底这些因缘具不具足，该遣除的违缘有没有遣除。有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，觉得还可以。好像也在学，但为什么就生不起觉受呢？其实要看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，要不然是修法有错误，没有安住在正确的修道当中；要不然可能是我们没有斩断某些违缘，比如我们的戒律是不是没守圆满，或者平时我们在行为方面有所欠缺等等。

如果违缘没有遣除，就像在服药期间，医生让你不要吃的东西，

你偷偷吃了，你感觉别人不知道，但是吃了医生不让吃的东西，对你的病肯定不好。所以，严格要求的方面，比如佛陀为什么要求我们守戒律，上师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团结和合，或者必须要发慈心等等。其实对我们修道来讲，这些都是必要的因缘。

我们有时候就想，上师要求的这块怎么绕过去，搞一个投机取巧。但可能是投了机了，取了巧了，但是你的修法就不能修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必要的因缘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绕过去的话，最后其实是把你自己的成就绕过去了，也没办法获得必要的成功。

有很多东西，我们觉得是不是很麻烦，是不是不要做。既想避免这些，又想获得成就，有时候也是很困难。既想治病，又想去吃不让吃的东西，痊愈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要依教奉行呢？依靠佛陀，遵照上师的教言奉行，对我们修道来讲，都是有作用的。

如果我们学习佛法，只是耍一耍；或者只是赶个时髦，大家都在学，我也去学一学。现在流行学佛法，我也去皈依，我也去学佛，只是想种个善根而已，如果只是满足于这些就另当别论。如果想在佛法当中，尤其是在这一生当中，真正想要受益的话，那么很多东西是没办法绕开的。如果要绕开，只是把自己的成功绕开了，绝对没办法欺骗到佛陀，上师和道友都欺骗不了。

学习佛法想要受益的话，只有脚踏实地，认认真真地去做。只有认认真真去做了，你自己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。在别人面前做得很好，私下自己根本就不想，没有精进学习。这样还想得到解脱，就成了因缘不具足还想得果，这是外道的观点。外道说，没有因就可以得果。但是佛法当中从来都不讲，无因可以得果。

所以都是因缘相关的，什么样的因缘，就得什么样的果。如果你的因缘认认真真的去做了；该落实的，认认真真的去落实了，这时候你的果就可以得到。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，想减掉一两个因缘，这样的话，就没办法得到果。

在修行佛法的时候，也是如此。我们要遣除迷乱，对于该做的事情都要认认真真去做，这时候对自己修行佛法才能够产生真实的受用。当然每个众生根机、意乐不一样，有些人的的确确在这一生当中，很想认认真真的学习，而且他也这样去做了。但是有些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真正想修行的话，就像上师引导我们的那样，认认真真尽量配合去做，改正自己不足的地方，会令我们的修行真正有所收获。

无身因愚迷，于手生身觉，  
如因石状殊，误彼为真人，  
众缘聚合时，见石状似人，  
如是于手等，亦见实有身。

实际上没有真实的身体，但是因为愚痴、迷惑的缘故，于手脚等上面产生了实有身体的感觉。打个比喻讲，就像因为特殊石块的形状，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真人一样。因此在众缘聚合时，看到人状的石头，把它当成是人。同样道理，对于手脚等聚合，我们也看到好像有实有的身体。

这也是一种错觉、迷乱。一方面我们的身执是迷乱，一方面既然无身，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身体的感觉，也是解释这种疑惑。无身是真实的状态，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也好，通过具有证悟的佛陀



他的智慧照见的状态所宣讲的法要，或者瑜伽士真实地安住在无身的空性当中也好，通过这些各种各样教证和理证、比喻和例子，说明没有实有的身体是真实的状态。

但是“因愚迷，于手生身觉”。为什么众生会产生认为我有身体的感觉？因就是愚和迷。愚就是愚痴无明，迷就是迷乱、迷惑。认为有身，是来源于迷惑。迷惑什么呢？于手等分支上面，认为有真实身体，产生这种感觉和想法，而且执为身体是实有的。首先产生身体，然后认为身体是实有的，这就是迷惑。把没有身体认为有身体，这是很严重的迷惑。

为了配合这个意义，宣讲了一个比喻。“如因石状殊”，比如在黄昏，或者隔得很远的时候，有一堆石头堆在那儿。从远处看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人一样。或者晚上走夜路的时候，看到树桩、堆在一起的材料，好像是一个真人。自己很害怕，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强盗在那儿蹲着，或者怎么怎么样。

在众缘聚合的时候，比如石头的形状有点像人的样子，下面身体大，上面头小，这是第一个因缘；第二个因缘是我们自己见过人；第三个因缘，当时距离太远，或者光线的问题，看不清楚。通过这几个因缘，在众缘聚合的时候，看到石头的形状，我们认为它是真人，有时候产生恐惧。

比如我们在森林当中，迷路了很长时间，突然看到了前面好像有一个人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跑过去之后，结果是一个假人；有的时候，我们在走夜路的时候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像是人，恐惧得不得了，小心翼翼走过去的时候，松一口气，原来是一块木桩子。所以有时候产生

贪欲、高兴，有的时候产生悲伤、恐惧，都是来源于错觉，错觉把似人的物体看成是真人。上师在讲记当中讲到，有些人会把商店里的模特看成是人。现在的技术可以把蜡像做得特别逼真，有些人认为这些蜡像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？把蜡像看成人情况有很多。

我们所认为的真人，实际上是不是真人呢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人。因为迷乱的缘故，所以会认为它是真实的人，这就是比喻。

下面就是意义了，“如是于手等，亦见实有身”，同样的道理，众生现在也是因为迷乱，对于手等上面，见到有实有身。其实手等上面根本没有实有的身体，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，它只不过是众多分支的整体和合。

前面讲了两个原则。第一，只要是很多分支组成的整体，都是假立的，是没有实有的。比如，车是很多分支的积聚，房子是很多建筑材料的积聚。我们的身体，也是很多分支的积聚。只要是很多分支积聚才有的概念，这些法都是假立的。前面我们也分析过，只要是分支积聚的整体安立的名称，它就是概念，就是假立的法。这是第一个。

第二个，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，它一定是假立的。哪个因缘和合的法是真实的？都是假立的。哪一个分支和合的法是真实的？都是假立的。虽然是假立的，但是可以有作用，并不是什么作用都不起。假立的法可以有显现，显现有它的作用，但是没有真实性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真实性是产生烦恼的根源。

如果我们知道虽然有显现，但是是幻化的。对我们来讲，就不会那么执著，不会去怎么怎么样。手等上面本来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

身体，但是我们会在手脚头等上面，见到有实有的身体。真正通过分析，根本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实有身体的存在。我们由此了知，身体的执著就是一种迷乱。因为它是迷乱的缘故，我们要知道，执著身体是不合理的，而打破身体的执著就是合理的。

当然也不能过于极端。当我们没有修习正法的时候，对身体执著得不得了，一旦说不能执著身体，马上就开始虐待它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我们应该像佛陀讲的一样，安住于中道。佛陀的任何行为都是中道的。佛陀的见解是中道的见，不堕于常，不堕于断；所讲的生活方式也是中道的。得不到的东西，如果你过于追求，这就是一种颠倒。或者你刻意地让自己过得特别贫困，这也是一种执著。因为本来自己没有能力，却想要过高品质的生活，这就意味着自己要去奔波，或者劳累，自己会产生很多攀缘心。这样就让自己的心不自在，没办法平静下来修法。让自己过度的贫困，衣食不济，这也影响自己的修行。所以过一种中道的生活是最好的。

有些地方讲中道的生活，不是过分的富裕，也不是过分的贫穷。但是真正中道的生活，并不是按照富裕和贫穷来划分的。佛陀、上师们讲了，如果自己的财富，不需要很大的勤奋就可以得到，即便你是亿万富翁也不要紧。因为你得到财富比较容易，并不是得不到，拼命去追求。每天脑袋都在高速运转，想着怎样去发更大的财。如果是这样，自己的心就在不断攀缘，不能安立在平静的状态。如果以正常的勤奋，就得到很多财富的话，可以尽管享用。佛陀说，这是你的福报显现的东西，没有过失，没有罪过。你不要过度去追求就行了。

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很多弟子、施主，给孤独等长者，非常非常

富裕，他们无勤就可以获得财富。现在学佛的很多道友也是这样的。上师甚至也讲了，不要说在家的居士，即便有些出家人，如果他没有想刻意去追求，只是通过自己前世的福报，自然而然得到的，享受也没有什么过失。出家人这样，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。

很多居士觉得学佛之后，我是不是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，或者因为我很富裕的缘故，在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。其实并不需要这样，如果是自己福报的显现，这没有问题，这就是中道。因为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什么，自己的心能够保持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，可以修学佛法，这就可以了。所以，生活的方式也是中道。

佛陀要求出家人也是这样。合理的饮食，合理的衣服，这是佛陀开许的。不像裸体外道一样，不能穿衣服，穿一件衣服就是执著。也不像一般的世间人那样，辛辛苦苦地去追求，放几百套衣服在家里，每天都去耽执，也不是这样。反正就是比较平等、比较中庸的态度，以中道的方式生活就好了。

佛陀讲的见解是这样，生活的方式是这样，修道也是这样的。修道的时候既不能过于紧张，也不能过于放松。反正佛陀的任何教授，都是让我们的心保持在最合适的状态，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去追求正道，正道才容易显现。否则你过于堕两边，正道是很难显现的。

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认为对身体的执著是迷乱的时候，不一定要用刀子去扎它，用香去烧它，这就没有必要了。反正你要知道身体是假立的，不要去耽执它。该磕头就磕头，该放生就放生，该听法就听法，用身体去修道就可以了。不要执著它，但是不执著它，不等于要去摧残它。有时候我们的态度很容易堕两边，以前不学的时候

就特别执著，学了以后就特别去虐待，都是没必要的。

壬二、支分不成立：

前面讲到身体的整体不成立，身体的概念不成立，相当于前面讲的车的概念，整体的车子是没有的。整体没有，支分是存在的吧？支分其实也是不成立的。

下面讲手脚的分支、车的零件不成立的道理。

手复指聚故，理当成何物？  
指亦指节聚，指节犹可分。  
分复析为尘，尘析为方分，  
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微尘。

所谓身体的分支，以手为例，所谓的手也是手指的集聚，五根手指组成一只手。手怎么才能实有呢？再看手指，所谓的手指由指节组成，比如食指，三节组成一根手指。实际一根手指也是假立的。“指节犹可分”，三节中的一节还可以分为更小。“分复析为尘”，最后分下去就可以把所谓的指节分为微尘。微尘分析为无方分的微尘。最后方分也是离开它可分的部分，最后就像虚空一样，微尘也是不存在的。

我们现在根深蒂固执著的身体，最后就像虚空一样，连微尘都不存在。道理是怎么安立的呢？首先来看身体，整个身体除了部分之外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就会耽著身体不存在了，支分应该存在，比如手脚是存在的。但是手脚其实是支分，我们以手为例，手也是指聚故，包括手掌、手背和五根手指。一个手掌就是五根手指的集聚，所谓

的手掌是假立的。

把手掌分开的时候，只看到五个手指这些。一个个分开观察时，拇指上面有没有手？食指上面有没有手？小指上面有没有手？手掌、手背上面有没有整个手？其实和前面分析的方式是一样的。每个手指上面都没有手，手掌也不是覆盖在整个分支上面，每一个分支上面也不是一个整体的手掌存在。

我们认为手掌存在，认为手是实有的，这也是一种迷乱。第一、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法，因缘和合的任何法都是假立的。第二、它是分支组成的整体，所有分支组成的整体都是假立的。这两个原则仍然可用在手掌上面。

我们认为手掌是实有的，是存在的，但是这样分析之后就明白，它是由很多分支组成的缘故，手掌本身也是假立的。我们认为有手掌，当分析的时候，手掌就消失了。把所有的这些部分，如拇指、食指等手指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手掌的概念就出来了。手掌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假立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。

既然手掌是假的，但是一根手指是真的吧？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，“指亦指节聚”。手也是指聚故，“理当成何物”？通过正理分析，应当成为什么实有的东西呢，怎么安立成一个实有的手掌呢？没办法安立。手掌已经观察了。再观察手指，手指是手掌的支分。

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当有整个车、整个身体的时候，身体本身或车就成了整体，其他的東西，如轮子就成了分支。但是当我们观察轮子的时候，轮子就变成整体了，轮子里面的组成部分，比如钢套、橡胶轮胎、螺栓、里面的气，就变成了组成轮胎的分支了，这

时轮胎就变成整体。

我们的手掌也是一样的。当把整个身体作为整体的时候，手掌变成了一个分支。当我们把手掌拿出来单独观察，手掌就变成了有支、整体了，里面更小的部分就变成了分支。手掌也是分支组成的缘故，手掌是假立的，没有真实性。

轮胎也是一样的，当把它取下来观察，轮胎就是一个整体了。假如一个很偏远地方的人，从来没有见过汽车，你把轮胎放在面前，问他这是什么，他绝对不可能有这是汽车轮胎的概念。他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在观察：这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在这儿，它由哪些东西组成。他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，比如石头。

观察的时候，规律就是这样的。当手变成整体的时候，这些手指就变成分支了。再进一步分析，“指亦指节聚”，之前作为分支的手指现在变成整体了。手指到底有没有？手指就变成我们观察的对象，变成了整体。它是三节组成的，有指甲、皮肤、骨头、肉、血管、脂肪、骨髓，还有很多分支组成。一根手指就变成了整体，这个整体是由很多分支组成的。所有因缘组成的法是假立的，所有分支组成的整体法是假立的，手指概念就消失了。

再看“指节犹可分”。单独把一个指节拿出来观察，指节就变成了整体，它里面的就变成分支了。指节有没有呢？不认真观察的时候，指节当然存在。我们可以摸到，而且可以看到，可以说它，指节不观察的时候可以。但是一分析，指节也是由很多分支组成的。由很多分支组成的东西是假立的。再分这个指甲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指节的概

念就消失了。

以上以手为例，这个方法可以观察脚、头、身体、内脏，每一个都适合用这种方法来观察。这是比较粗大的观察方法。下面的颂词就比较细了，“分复析为尘”。我们再把指节的部分进行分析，就可以逐渐分析到很小的微尘上面。首先是肉眼能看到的小肉块，很多小肉块组成一节。每个小肉块变成了整体。再观察小肉块的时候，它由很多更小的肉沫组成的，小肉沫也是由更小的微尘组成。

这样分下去的时候，由粗到细，由大到小，实有的概念就一层一层消失了。先对整个身体都很执著，然后变成一只手的执著，后面就是一根手指，再后来就一个指节，然后指节的组成部分，逐渐逐渐肉眼就看不到了。当然古代没有显微境，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就用智慧去分析，用我们的心识去分析。

原则上来讲，每一个整体都是这样，只要我们还可以缘的时候，它都是由很多法组成的。按照小乘的观点，色法分到最后最小的单位，一切粗大的法组成的基础叫做无方分微尘，有些叫邻虚尘。邻就是邻近，虚就是虚空，邻近虚空的尘叫邻虚尘。这是最小的，再不能分，再分就没了。

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，我们的房子、身体，一定要有最小的单位。如果没有，就无法通过很多小微尘组成大的微尘。一般来讲，七个最小的无方微尘组成一个微尘，七个微尘组成再大一号的微尘，以七倍递增。阳光照进房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一抖毯子，灰尘就起来了，这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微尘。再以七倍增大，就可以看到这些微尘组成的房子、茶杯、我们的手指等等。



阿罗汉在观察的时候，直接安住在微尘上面。最小微尘没有可分的部分了，所以在这上面怎么安立“我”都安立不了，因为我是集聚。阿罗汉入定就直接见这个，就相当于见无我。出定的时候，还是显现粗大法，但他不会认为是实有的。所以最小的微尘，对小乘宗来讲就不能再分了，再分下去就没了，一切的色法就显现不了了。

但是大乘不这样认为。小乘认为微尘是实有的，绝对不能再分，它是无方分的。为什么无方分？它没有方向。任何一个东西都有方向，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，至少有四个或者五个方向。而这种无方分微尘已经没有方向可分了。已经最小了，达到没有方向的程度了。这个是实有的，不能再破了，再破就成虚空了。一般来讲，有实执的有实宗要保留那么一点点东西。小乘宗就保留了最小的微尘，心识方面保留了最细的心识刹那，再也不破了。

但是此处我们要抉择的是法无我，而不是人无我。对于究竟的法无我，就不能留任何执著。所以下面要分析微尘，“方分离部分”，怎样破最小的微尘？麦彭仁波切的《中观庄严论注释》当中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破微尘，非常殊胜，叫做文殊菩萨手中宝剑，它是通过这个方法来破斥的。但是在本论当中，是以唯识宗为例子的观察方式。

既然七个最小的无方分组成一个微尘。我们分析，比如把最小的无分微尘放在中间，六方——东南西北上下的六个微尘夹住这个微尘。就是说中间的微尘有六个方面，六个小微尘把它积聚在一起，术语叫“六尘绕中尘”，即六个微尘围绕中间的微尘。我们就观察，中间这个最小的微尘有没有靠近东边、南边、西边、北边、上下这六部分？他们的意思是根本没有，无方分了。

分析的时候，有两个可能性。一个可能性是，当六尘绕中尘的时候，中间的微尘仍然有朝着六个方向的部分。如果有的话，就说明还可以分，它不是无方分，而是有方分，因为它还有朝六个方向的部分。当然他是不承认的。我们就换另外一种可能性，没有朝六个方向，不能接触，就没有方分了。比如以东边的微尘和中间的微尘接触一下，首先是它的边缘和边缘有没有靠近？他说没有，不可能有。中间和中间有没有靠近呢？他说没有。那么两个微尘全部融入了靠不靠近？也不靠近。那么东边的微尘和中间的微尘就成了一个微尘了。同理，西边的微尘和中间的微尘有没有接触的方向，也成了一个微尘，这样所有的六个微尘就成了一个微尘。它就不可能长大了，因为六个微尘成为一体了。

再把整个须弥山的微尘拿过来，有很多的微尘，每一个都这样观察，最后一个微尘里面就可以装一个须弥山。永远不可能接触的，永远没有办法积聚的自性，所以最后一个微尘里面就可以容纳一个须弥山。这不是如来藏观点，也不是第三转法轮当中的“一尘中有尘数刹”的境界，这是名言其中的一个微尘上面就有一个须弥山。

为什么？它根本没有办法接触。两个微尘不接触。边缘和边缘接不接触？没有，因为一接触就会有方向。一半对一半呢？它也不接触。所有两个微尘进到一起了，还是没法接触，本来是两个位置的微尘，就成了一个位置了。再将其他的五号微尘和中间的微尘，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，最后六个微尘就在一个微尘里面。这就是六尘绕中尘。如果不接触的话，中间的微尘就会容纳六个微尘的体积，而中间的微尘也不会长大，长大就意味着有接触。

再把另外六个微尘拿过来，也是一样的。拿进来永远都是一个，

最后把须弥山的微尘拿进来，全部到一个微尘里面去，因为根本没有方向可分了，没有办法接触了。按照中观宗观察的方式，若可分，则没有无分微尘了，若不可分，则六尘就成一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对于中观宗来讲，没有很严重的问题。因为只有承许微尘实有，我们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观察。

如果不承许微尘实有，前面讲了一个原则，如果是名言当中存在的法，有一个最小的微尘存在，我们不安立实不实有，这就是最小的单位，我们不用胜义的理论观察，它就可以组成粗大的法。如果仅此而已，中观宗不会理睬，可以这样承许。因为毕竟有部分的众生接受这个观点。比如修房子，也是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，建成了高楼大厦。

在某种情况之下，有些众生只能接受有一个最小的微尘为单位，以这个最小的单位做累积，逐渐形成大的法。如果在名言当中，可以这样承许，这就是中观宗的名言观察。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就可以了，不用涉及实不实有的问题。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实有，而且不可分，中观宗就要给你分。看你所谓的无分微尘到底是不是既是实有，又是无方分的。结果分析下去就是这个结果，最小微尘没办法安立。无方微尘没有了，中观宗不会感到尴尬。而安立实有微尘的一方很尴尬。如果有方向就变成可分；如果不可分没有方向，最后六尘成一尘，须弥山王在一尘中安住了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如果承许假立的话，这就可以了。因为前面讲了，对假立的法是不需要认真观察的。前面的那种观察方式已经非常非常严格了，观察微尘是否有，相当于以胜义理论观察。胜义理论观察是非常严格的。但是世俗理论不严格，最小的微尘做单位

可以，就停在这儿不观察了。再观察绝对没有，绝对不可能找到一个最小的不可分的微尘，绝对没有。再分下去就没有了，无分微尘是无法安立的。如果无法安立无分微尘，那么实有的法在哪里？所以无方微尘本身也是假立的。

如果实有的微尘安立不了，中观师自己对于粗大的法是如何安立的呢？中观师需不需一个最细微的色法来作为基础呢？这要看中观师在名言当中，随顺哪个宗派。有些是随顺经部宗，有些是随顺唯识宗，有些是随顺世间名言。如果随顺经部派，可以安立一个微尘。虽然随顺经部派，但他不可能认为这是实有微尘。也可以说这一切粗大的法是微尘组成的，他就观察到这为止。世俗谛就是如此，不观察了。在胜义当中观察，把微尘一破，就到了空性。

如果名言当中，承许经部的中观宗，叫做随经部中观，如果这样可以承许微尘。但是如果承许唯识宗，以唯识宗为名言谛的中观师，根本不需要承许微尘。比如梦中的房子，有没有一个微尘作为基础呢？根本不需要。一切都是业力显现，因缘和合之后，没有微尘照样可以显现。就像我们做梦，梦中的山河大地，在梦境当中需不需要有微尘来作为粗大色法显现的基础？根本不需要。完全是心识，心识有这个习气，就显现出来了。只不过我们的心识去执著，这个东西是色法，色法又可以析为微尘。虽然你可以去执著，但是显现过程中，根本不需要。

中观宗认为，什么时候因缘和合，什么时候法就显现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实有的无分微尘作为基础。

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，“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微尘。”观察到这一

步的时候，从刚开始强烈执著的身体，然后到身体的某一个分支手掌，然后到手掌的手指，手指到指节，从指节到一个微尘，最后如虚空一样，连微尘都不存在。观察到最后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活生生的身体，摸起来感觉到的身体，在究竟胜义谛实相当中，连微尘许都不存在。最后全部变成了一种概念而已，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可得。

但是在名言理论中，不需要胜义理论。前面观察的方式是胜义理论——究竟观察胜义谛的理论。胜义理论基本上都是观察空性的，以得到空性为目标。以胜义理论观察的时候，的确一切都是空性的，什么都不存在。但是在名言当中，不需要胜义理论，名言当中有名言理论。名言理论观察的时候，身体可以存在，可以起作用，可以跑、跳，身体有出生、衰老、死亡这些现象。但是正在有这些现象的同时，它的本质是空性的。并不是身体灭完之后才是空性，而是身体显现有的时候，本身连微尘都不存在。只不过我们不观察的时候认为有，缘身体一观察，其实正在显现有的时候，就是假立的、没有的，完完全全是空性的，所以支分也不成立。

我们在讲身念住的时候，并没有说身体不净等等，只是把整个身体完全观察为空性，这叫连根拔除的方式。观察身体不净是转移方向，把你的注意力转移了。以前是关注到它的清净，而产生贪欲，现在是转移到它不清净的一面，让你把以前的执著放下。但是对身体本身还是有一种执著。而身念住的方式不是转移，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身体到底存不存在？观察到最后，身体本身就不存在。

胜义当中，虚假的身体、真实的身体都没有。名言谛当中有虚假的身体，但是没有真实的身体。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。所以这就叫做“如空无微尘”。可以经常性去观修。

前面我们讲了观察的方式，这样一步步观察下来，观察方式也是很敏锐的，力量很大。但是要转变我们认为有身体的观念还不太容易，需要很长时间的串习才能转变过来。道理上接受起来容易，但是要转变观念就很难。比如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中办事，经常会说，这个道理我知道，但是就是做不到呀。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。当我们把观念彻底扭转过来，就做到了。

佛法也是这样的。道理就在这，观察的方式也在这，并不是太难懂。但是要转变我们内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需要一定的精进，也需要很多资粮的辅助。因为佛法毕竟不是搞学术，它是真正要让我们安住在这个状态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还要辅以很多积累资粮、禅修、祈祷、忏悔，灵修方面的很多因缘都要具足。如果只是搞学术，听懂了，可以给别人宣讲，就可以了。但是这里讲的是要深入法无我，我们的心要深入法无我，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，所以我们不能以听懂了做为目标。

听懂了仅仅是第一步，还要进一步去实践、修证，最后现前这个状态。很多佛菩萨、圣者上师都已经现证了这个状态，现在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去实践，让我们去现证。现在我们是第一步学习，然后是认证、了知，了知以后去串习、实修，最后现前这个状态。

壬三、摄义：

是故聪智者，谁贪如梦身？

如是身若无，岂有男女相？

有聪明智慧的人，谁会贪执如梦如幻的身体呢？整体身体如果

都没有的话，怎么可能有男女之相呢？

“聪智者”并不是世间的聪明，而是真正具有福德、甚深智慧的人。这种人首先愿意修持，其次对于无生空性能够契入。有些人世间上面很聪明，有些人做坏事很聪明，或者办世间的事情很聪明，但是在修佛法上面，他不一定很聪明。他虽然在世间当中有某种功德，但是在佛法上面，有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。这里的聪智主要是指智慧，是一种正智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智慧，有能力来了知万法的空性，有能力接受身体的无自性、身念处等等。

有智慧的人，谁会贪执如梦如幻的身体呢？有智慧的人知道了身体的本性，知道了身体的状态，他就对如梦一样的身体不会再贪著了。我们贪著身体，主要是以为身体是实有的。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假立的，我们还去贪著它做什么。所以就不会去贪著如梦的身体。

“如是身若无”，如果整个身体的概念都不存在，“岂有男女相”？身体属于一种差别的事，男女相属于差别的法。首先有身体，在身体上面来显现男相、女相。如果身体都没有，身体上面显现的男相、女相怎么可能有呢？

我们作为欲界凡夫，贪著男女，有的很厌恶自己是男人，或者很厌恶自己是女身等等，其实没有必要过度厌离。虽然从佛经的角度来讲，女身有很多障碍、过患等等。但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讲，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。身体本身是空性的，既然身体是空性的，男女相怎么可得呢？没有什么男女相可得。所以了知空性之后，也可以在空性上面安住。不是说只有男身才可以修空性，而女身不可以修空性；或

者只有男身是空性的，而女身是实有的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。

一切的身体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全都是无自性、空性的。整个身体不存在，男相和女相就无法存在。一般来讲，男人对女人很贪著，或者女人对男人很贪著，现在有些颠倒，男人对男人执著也有，女人对女人执著也有。但不管怎么执著，反正身体是没有的，是不存在的，是如梦如幻的。

既然身体本身是如梦如幻的，所谓的男相、女相这些差别法又怎么可能存在？如果我们真正去了知这个问题，能够真正的安住在身念住——念就是正念，就是当下观察身体本身，安住于身体空性当中——谁还去管男女相呀？谁还去执著，我没有身体，但是我是男的；我没有身体，我是女的。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安住在身念住的时候，就不可能有身体的执著，不可能有男相有女相的执著了。

所以男相和女相的自体是空性平等的。在世俗显现当中，不同的业显现不同的身体，显现男女。在世俗当中有差别，在胜义当中完全平等。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，身体和身体是平等的，没有好坏、高低、矮胖、黑白等等，什么都没有。

在名言当中，缘身体有很多执著。比如白人看不起黑人，男人看不起女人，女人看不起男人，个高的看不起个矮的，胖的看不起瘦的。缘这方面产生很多的贪心、痴心、嫉妒、傲慢、骄傲。有些长得漂亮的，看不起长得丑的，长得丑的好像很自卑。但是真正来讲，如果能安住在身念住当中，这一切的麻烦都不会有，这一切的执著都不会有。

这样的境界，它没有主人。就像《前行》当中讲的一样，正法无主



人，谁勤谁得大。这种境界是没有主人的，谁精进谁就能得到这种状态。如果我们安住在身念住当中，就可以趣入实相，成为解脱。即便没有真实证悟，但是我们对于身体的执著会减到最低。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执著，不会对他人的身体执著，我们就安住在身念住当中。这是最靠近实相的状态，因为安住身念住的缘故，趣入证悟空性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。这里讲了四念住当中身念住的内容。

这节课就讲到这里。